

讀殷墟大司空村水井中出土的「龜冊」^{*}

董 珊

（北京）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

摘要

殷墟大司空村水井J25同時出土的七件卜甲，在形式與內容上都有特殊之處。本文對其年代、形式與組合、內容的關聯性做了一些考察，認為卜辭內容反映了商代貴族家庭中妻妾傾軋的社會生活；並指出這些龜甲的穿孔與鋸切現象，反映了甲骨卜辭的特殊存檔狀況。

關鍵詞：甲骨文、貴族家庭、卜辭存檔

^{*} 本文為二〇一九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北京大學藏甲骨整理、保護與研究」（批准號19ZDA312，批准時間：2019年12月4日）階段成果之一。

Discussion On the Gui Ce (龜冊) Underneath From the Well J25 in Dasikong Village of Yin Ruins

Dong Shan

(Peking) School of Archaeology and Museology, 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7 pieces of oracle bones unearthed simultaneously from the well J25 of Dasikong Village, Yin Ruins, have special features in their form and contents. This paper is about some investigations on the age, form, combination and the relevance of contents of the pieces, in which it is considered the contents of these oracle bones reflect the social life of the noble wives, where they had a variety of political fightings in the noble families in Shang Dynasty, and the form of perforation and sowing in these tortoise shells reflect a special archive situation of oracle bones as well.

Keyword: oracle bones, noble family, inscription archive

一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至二〇一六年十一月，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安陽工作隊發掘了安陽大司空村東南地的一處遺跡，在商代房址的的周圍，清理了一批殷墟時代的水井。其中編號為J25的水井中，出土了七片刻辭卜甲。根據井底出土陶器判斷，該井屬於殷墟第二期早段。刻辭龜甲出土於井內填土中，出土時上下疊置。¹這七片卜甲中，兩片小殘片（J25:6、66）可以不論，其餘五片的組合、形制與刻辭內容都特殊罕見，因此根據發掘者的報告，續論幾句。

五片卜甲在形態上有共同之處，都是經過鋸截的腹甲，都有穿孔。其中J25:5、10、11都是自腋凹以上鋸截，均保留首甲、中甲和少部分前甲，穿孔在甲首中縫。另外J25:7、9兩片為三面鋸切，大致呈長方形，也有穿孔。這五片龜版可由穿孔用繩索串聯為本文題目所說的「龜冊」。進一步猜想，這幾片龜甲原來或有函囊盛裝。這樣講，可以解釋為什麼出土時呈上下疊置的狀態。

從字體來看，J25:5與J25:9兩片是同一刻手，「貞」字的寫法都是有三足的鼎，這在殷墟卜辭中非常少見。有同類寫法「貞」字的卜甲，過去有李學勤、林澧兩位先生舉出的《掇二》187、188（按即《合集》21703、21285），後來蔣玉斌先生又加上《掇三》794（《合集》未著錄），以這三片作為子卜辭中的一個小類，稱作「貞字作三足形的卜辭」，其年代大致在武丁時期。²此外，J25:11中甲卜辭的字體風格好像也是屬於此類。

J25:11首甲上兩條對貞卜辭的字體，與J25:10、J25:7兩片的字體，風格都近似賓組三類（賓出類）。據黃天樹先生所論，賓三類主要存在於祖庚時期，年代上限可至武丁晚期。

以上從字體看，五片卜甲的年代大約在武丁、祖庚之際。簡報指出J25中的陶器大多具有殷墟第一期晚段的特徵，但有一件略晚的（J25:67），所以判斷該

¹ 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安陽工作隊：〈安陽大司空村東南地 2015-2016 年發掘報告〉，《考古學報》2019 年 4 期，頁 514-515。據發掘報告的描述，J25 的填土分為兩層，「第一層，深灰色土，厚六米，土質較疏鬆，含少許木炭顆粒和燒土顆粒，在井口以下三點二米的深處，發現七片刻辭龜甲，上下疊置。」據此描述，卜甲出土位置在第一層，不在井底，因此卜甲入井的時間是在該井已廢棄一段時間之後。但在報告頁五一四的 J25 剖面圖上，卜甲卻繪於第二層的底部。圖與文相矛盾。我就此事向岳洪彬先生請教，經岳先生核對原始資料，文字敘述不誤，剖面圖有誤。同時岳先生還告訴我：「七片刻辭卜甲大致出土在一起，出土時疊放在一起，取掉一層還有一層」，「其他還有數片無字龜背甲和腹甲，不在同層出土。」非常感謝岳先生的賜教！

² 蔣玉斌：《殷墟子卜辭的整理與研究》（長春：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指導教師：林澧先生，2006 年），頁 146-148。

并廢棄於殷墟第二期早段。卜甲與陶器的年代相當。

二

J25:5（見圖一）是龜腹甲的上半部分，下緣沿肱胸溝偏下處橫截，保留首甲、中甲大部分以及前甲的一小部分。在左右首甲各有兩個兆枝相對的卜兆，中甲另有一個卜兆，兆枝向左。兩條卜辭左右對貞，下面錄辭先左後右：³

貞，妣隹辛興，妣弗子。

隹丙興，妣弗子。

選貞的焦點在於日干，是為了興作某事選擇日期。「興」訓為作、起，后省略所興作之事。妣是女名。⁴否定詞「弗」後要接動詞，「妣弗子」之「子」可能兼有「生子」與「養子」二義。訓為「生」的「子」與「字」、「孳」是同源詞（《同源字典》頁98-99），《說文》「字，乳也」段《註》：「人及鳥生子曰乳。」《廣雅·釋詁一》「字，生也。」《書·益稷》：「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史記·夏本紀》作「予不子」），「予弗子」是說禹不撫養啟。訓為「養」的「子」，又見於《史記·呂不韋列傳》「舉立以為適而子之」，《索隱》：「子謂養之為子也」。

殷墟卜辭中的「興」的一種用法，是發起、舉行祭祀，「興」後可以接祭祀對象或犧牲，⁵還可以接祭名作賓語。見於如下一版（見圖二）：

乙〔未貞〕，其御雝于……小牢，丙申酒，五十小牢……五牛。

乙未貞，大御，其邁翌日。

³ 這版對貞的兩條卜辭，左辭較右辭為完整。蔣玉斌先生曾經指出，殷墟卜辭腹甲對貞的次序一般是先右後左，以右為主，以左從之，右辭表達問疑者傾向性的意見。較完整的信息在右，省略性的在左。（《殷墟卜辭的整理與研究》，第四節，「乙種腹甲卜辭左右對貞的特點——兼說腹甲對貞卜辭的釋讀順序」，頁83-86）但蔣玉斌所定的「乙種子卜辭」則完全相反，是以左為主，以右從之，左辭表達問疑者的傾向性意見。這版的情況與「乙種子卜辭」一樣，左辭辛日是占卜者對擇日的意願，但無論選擇辛日或丙日，共同的目的都是「妣弗子」。

⁴ 「妣」作為女名有「婦妣」，見於十件典賓類骨白刻辭（合集5551、6270、7081、7941、9669、15585、17360、17532、17533、40679），是卜骨的提供者。

⁵ 王子楊：〈甲骨文舊釋「凡」之字絕大多數當釋為「同」——兼談「凡」「同」之別〉，《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五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頁12。

乙未貞，大御，弔（勿）邁翌日，其興。

□（壬）辰貞，其禱生于祖丁母妣己。

——《合集》32923+34083，歷組二類

「乙未貞，大御，弔（勿）邁翌日，其興」之「興」賓語是「大御」，「興」與作冊嗇卣（《銘圖》13340）：「作大禦于厥祖妣、父母、多神」之「作」同訓。作冊嗇卣銘文作大禦是為了求子嗣⁶，J25:5卜辭講「弗子」，則之前省略的興祭之名義，也很可能是求子的祭祀。

據上述，「興」與「妣弗子」是舉行祭祀與祭祀目的之間的關係，卜辭大意是貞問妣在哪一天舉行求子之祭祀，對妣生養子嗣之事不利。可見，占卜主體的意願是不希望妣有子。

J25:11（見圖三）形制與J25:5基本相同，下緣沿肱胸溝下橫截，保留完整的首甲、基本完整的中甲、小部分左右前甲。首甲左右對貞刻辭上的卜兆，兆枝分別指向千里路。在中甲另有一個卜兆，兆枝向左。這三個完整的卜兆旁都有卜辭，以下錄文先左後右：

弗息。

息。

又（有），爰（後）魯（巧）。

以正反對貞來看，「息」的詞義是繁衍子息。左側「息」上之字特別靠近甲邊，從形、義兩方面來看，應即缺刻一橫劃的「弗」字。中甲卜辭「有，後魯」在千里路之右側，似是承右首甲之「息」為說，意思是：有子息，但繁衍子息的時間在名魯之婦之後。

婦好墓出土器物的銘文有一種是「司魯母」，李學勤先生指出「婦」是子婦，是對姑之稱，「好」與「魯母」是一名一字，名「好」字「魯（巧）母」，「母」為襯字；⁷「司」從裘錫圭先生讀為「女子年長」義的「姒」，是對諸婦之稱。⁸「魯

⁶ 參看單育辰：《作冊嗇卣初探》，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1793>，發布日期：2012年3月3日。

⁷ 李學勤：〈論婦好墓的年代及有關問題〉，原載《文物》1977年第11期，收入《李學勤文集》（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20年），第十一卷，頁344-357。

⁸ 裘錫圭：〈說「姒」（提綱）〉，收入《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上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523-526。

（巧）」是女性名字，但本片卜甲之「𤣎（巧）」，恐不會是指「司𤣎母」，而是與前述女子妣地位相當的女人。

J25:10（見圖四）形製與J25:5基本相同，沿左右甲邊肱胸溝連綫橫截，保留完整的首甲、大部分中甲、小部分前甲。該版卜兆布局特異，左右首甲上的一對卜兆，兆枝分別指向外，中甲兩個卜兆的兆枝相對。首甲兩條卜辭對貞，在兆枝的上下。兆枝上部有兆序，原報告漏釋。以下錄文先右後左：

貞，出。一。

貞，不其出。一。

左首甲卜辭下，有刻劃的卜兆形狀，兆枝向外，穿過「出」、「不」二字。⁹

此版貞卜的焦點是「出」或「不出」。根據司禮義的「其」字法則，可見「出」為占卜者的意願傾向；但是否定詞用「不」，則表示「出」、「不出」都不是占卜者所能控制的。「出」似可理解為「出妻」之出，在男方是出妻，在女方稱大歸。《左傳》莊公二十七年「出曰來歸」孔穎達《疏》引杜預《釋例》：「出者，謂犯七出而見絕者。」《戰國策·秦策四》：「薛公入魏而出齊女」高誘注：「婦人大歸曰出」。《毛詩正義·河廣》引《大戴禮記》及《孔子家語》「婦有七出」，其一為「無子出，為絕人世」。¹⁰無子息是出婦的重要理由。這樣來看，以上三版卜辭所關心的「妣弗子」、是否有「息」以及有子息的時間、是否「出」，確實可以聯繫起來解釋。¹¹

J25:9（見圖五）下緣沿腋凹橫截，左右兩側沿著左右首甲上卜兆的兆幹鋸截整齊，其目的僅是保留完整的中甲。中甲的卜兆、刻辭及鑽鑿皆完整。甲首中縫有孔。中甲卜兆的兆枝向左，刻辭起於兆幹右側，一行三字，在兆枝下又有一字。原報告認為這是兩條卜辭。我認為，此片中甲處僅有一個完整的卜兆，恐不宜分為兩條辭。該辭曰：


貞，子帶帶。

兩個「帶」字連讀，前者為動詞，後者為名詞。服飾類名詞常可以轉化成為動詞，

⁹ 這個刻劃的兆枝穿過「出」、「不」二字的刻劃卜兆，是否表示用此卜兆的意思，待考。

¹⁰ 今《大戴禮記·本命》篇「出」作「去」，今本《孔子家語·本命》篇作「婦有七出、三不去」。

¹¹ 蔣玉斌先生提醒我，「出」也有可能是「出疾」之省，「出疾」見《合集》13633。我覺得聯繫甲骨的組合關係解釋為「出妻」之「出」比較好，因此暫按拙說。

而且這類動詞之後還可以再加服飾類名詞為賓語。例如，《禮記·服問》「三年之喪，既練矣，有期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經期之經，服其功衰。」、「帶其故葛帶，經期之經」的動賓結構與此條卜辭「帶帶」比較接近。卜辭是卜問貴族子是否束帶。仔細觀察，兩「帶」字寫法還不太一樣，表示大帶上的金玉飾品或花紋的符號，在前「帶」字兩側有三個，後「帶」字只有一個。據此觀察，這條卜辭似乎是為子使用什麼樣的帶而占卜。¹²先秦輿服重視冠與大帶，是身份的標誌。《花東》451.3「戊寅卜，自帶其見（獻）于婦好。用。二。」¹³

J25:7是上、下、左三面鋸切的右半龜腹甲，其左上角有孔。下緣沿甲邊腹股溝下橫截，保留右前甲與右后甲的各一部分，以及所連接右甲橋的大部分。存兩個完整的鑽鑿和卜兆，兆枝左上部有兆序，兆榦右側有卜辭。以先下後上的次序錄出兩條卜辭：

貞，犬弗疾。一。

貞，彗犬言。一。

犬是職官名，也可以指代任犬職之人，省略其私名。彗，寫作左右二彗並置且倒書之形，不倒置的「彗」在殷墟卜辭常見（《新甲骨文編（增訂本）》頁173），表示疾病痊癒，是由清除義引申來的。¹⁴「犬」下從口之字，應表示疾病罪愆類的詞。此字可理解為從二辛¹⁵或從二笄為聲，可以看做「言」字的異體或以「笄」為聲的字，都可以讀為「愆」，意思是過失。「彗犬言（愆）」即除去犬的過失或罪愆。¹⁶《東研》01241「彗有求（咎）」，辭例相近。兩條卜辭先卜除過，再卜弗疾，這與古人認為疾病是因為得罪鬼神而鬼神作祟致病的疾病觀有關。¹⁷

據上述，這五片卜甲骨涉及的人物，有「子」、「犬」與「妣」、「魯」四人。

¹² 大帶是古代正式場合的貴族常服，帶也是女子施媚道的道具。此辭占卜「子帶帶」疑與女子媚道有關。

¹³ 姚萱：《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的初步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06年），頁126-127。

¹⁴ 裘錫圭：《殷墟甲骨文「彗」字補說》，《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頁422-430。

¹⁵ 「辛」的簡略寫法見《花東》441「商」字（《新甲骨文編（增訂本）》，頁131。）

¹⁶ 秦倌：《利用出土文獻校讀周易經文》附錄二「《周易》之有言與出土文獻中的占辭愆」（上海：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碩士論文，導師：陳劍教授，2008年5月）。

¹⁷ 林素娟：〈先秦至漢代禮俗中有關厲鬼的觀念及其因應之道〉，《成大中文學報》第十三期，2005年12月，頁59-94。林富士：〈試釋睡虎地秦簡中的「癘」與「定殺」〉，《史原》第15期，1986年，頁1-38；林富士：〈試論漢代的巫術醫療法及其觀念基礎——「漢代疾病研究」之一〉，《史原》16期（1987年），頁29-53。

因為這五片卜甲上下疊置，所以我們可以假設這五片甲骨內容相關，由此來討論其占卜主體。

占問是否「出」的卜辭所省略的賓語，占問是否「息」的卜辭所省略的主語，似乎都是指「妣弗子」的女子妣。占疑者卜選興作祭祀的時間，目的是希望「妣」雖然興作祭祀但求子失敗，這與卜「出」、卜「息」的用意相合。另外，「犬」與「子」應指同一人而言，此人在商王朝的職務為「犬」，在家內被尊稱為「子」，卜辭關心他的罪愆、疾病與帶飾，又諸辭所關心的子息，也可能是犬的孩子。由此可以推測，占卜主體與妣都應該是犬的家人妻妾，但其中誰為妻、誰為妾，還不好判斷。從「有（息），後𤙖」一辭來看，「𤙖」或有可能就是占卜主體的名字。如果以上的推測不誤，這組卜辭反映了商代貴族家內妻妾傾軋的社會生活，類似的場景，在各個時代都是屢見不鮮的，例如北大漢簡《妄稽》篇即是。

發掘報告已指出這組卜辭是子卜辭。眾所周知，作為史料的卜辭，要區分占卜主體。若大司空J25中卜辭的占卜主體確實是貴族犬官的妻妾，那麼其他非王卜辭，可否根據占卜主體的性別再做分類？因為可供討論的材料太少，這種想法姑且存以備考。

三

以上討論了五塊龜版上卜辭內容之間的關係。串聯內容的根據，是這五塊卜甲有疊壓共存關係。所以，這五版卜甲共同的鋸切修邊、鑽孔以及在此基礎上可能成編的現象，也就是所謂「龜冊」的問題，也很令人感興趣。

我們試著做了編聯實驗。J25:11、5、10三件形狀相類，小大相次，而穿孔至底邊的距離也相仿，且其內容都與妣有關，可以形成一編。J25:9「子帶帶」的穿孔至底邊的距離長於前述三件，J25:7卜問「犬」事的那件有甲橋，且穿孔在左上，這兩件與前三件的編聯不是太協調。

閱讀影印的甲骨拓本，經常會遇到一些呈矩形、橢圓形等形狀特別規則的甲骨拓本。其中有一些是早期著錄時被剪齊的拓本。¹⁸排除著錄剪齊的情況，早期

¹⁸ 甲骨作為古物被發現之初，金石學家只重視文字，所以裁剪拓本或加工甲骨本身成為比較規則的樣子。劉淵臨舉出的幾個例子：一、《鐵雲藏龜》一卷，頁十三，第二片左右及下邊都是剪裁的很整齊的邊；二、《殷墟書契前編》卷一，頁十二第七片龜甲拓片，左右及上邊剪去。「此書剪裁的拓片，比比皆是，幾乎都經過剪裁。」見劉淵臨：〈殷墟「骨簡」及其有關問題〉，《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三十九本（1969年），上冊。

邊緣鋸截的例子可以找到一些。¹⁹為了與大司空井中出土的這組卜甲相比較，我們去尋找鋸截形狀比較規則，並且有穿孔，同時還要文辭完整的甲骨實例。目前看到三個確切的例子，都屬於殷墟甲骨分期的第一期。

(一) 上海博物館收藏的一件有兩個穿孔的矩形骨版（見圖七），卜辭是：

庚戌，王命伐旅帚（歸）²⁰，五月。

——合集20505，師肥筆類

濮茅左先生曾撰《商代的骨符》加以討論。他根據對原物的目驗，說：

骨符呈矩形，長四十毫米，寬二十四毫米，骨三邊被鋸，另一面是鑿的垂直斷面，骨背鑿經鑽灼。骨符正面左側，上下二角各有一個直徑為五毫米的圓孔。骨符被鋸的三個斷面、及二個圓柱孔側面胎色、狀態與骨版正反面二面的胎色、狀態相一致。所鋸、鑽斷面完好，絕非後人所為。²¹

(二) 山東省博物館藏一片龜甲（見圖八），即《合集》20391，左、右、下的邊緣都很整齊，上緣大部分齒斷，未斷的一小段有比較直的邊緣，可以看出似乎原片有意鋸切成一個矩形。此片左下角、右緣中間各有一個圓孔。卜辭完整：

乙酉卜，王貞，師不余其見。二月。（師組小字類）

(三)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院藏的一片龜甲（見圖九，《京人》3145=《合集》20060），據拓本可看出這是尾右甲的一部分，其左緣筆直，應是鋸切修邊，上緣為右下劍縫齒斷，齒縫下有一圓形穿孔，下緣左段沿股肱溝橫截，下緣右段及右緣即尾右甲的原邊。右下角處似乎有另一個穿孔（不甚清楚）。卜辭內容完

¹⁹ 參看劉淵臨：〈殷代的龜冊〉，《東吳大學中國藝術史集刊》第二卷（1972年）。郭振祿：〈試論康丁時代被鋸截的卜辭〉，《殷墟博物苑苑刊》創刊號（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郭沫若：〈安陽新出土的牛胛骨及其刻辭〉所論一九七一年小屯西地出土的二十一枚卜骨，也可理解為是成編的。郭文見《考古》1972年第2期；又收入《郭沫若全集·考古編》（北京：科學出版社，1982年），第一卷，頁440-442。

²⁰ 該字讀「歸」，是趙鵬女士的意見。

²¹ 濮茅左：〈商代的骨符〉，《第三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97年），頁187-192。

整：

令貯（賈）比侯告。三。（師歷間類）

上舉這三片甲骨都是卜後鋸切，辭義完整，邊緣有可供編聯的穿孔，所以可猜想是三片失群的「零簡」。²²這種現象，或可以理解為整理占卜檔案並存檔的行為。大司空東南地J25所出的這組龜甲中，至少有三件是可以成編的「龜冊」，而且如本文開頭所說，即便不能成編，因出土時處於上下疊置狀態，也表明可能是共存於一個函囊中的，因此確是非常特殊的。

初稿於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寫定

後於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一日修改完成

附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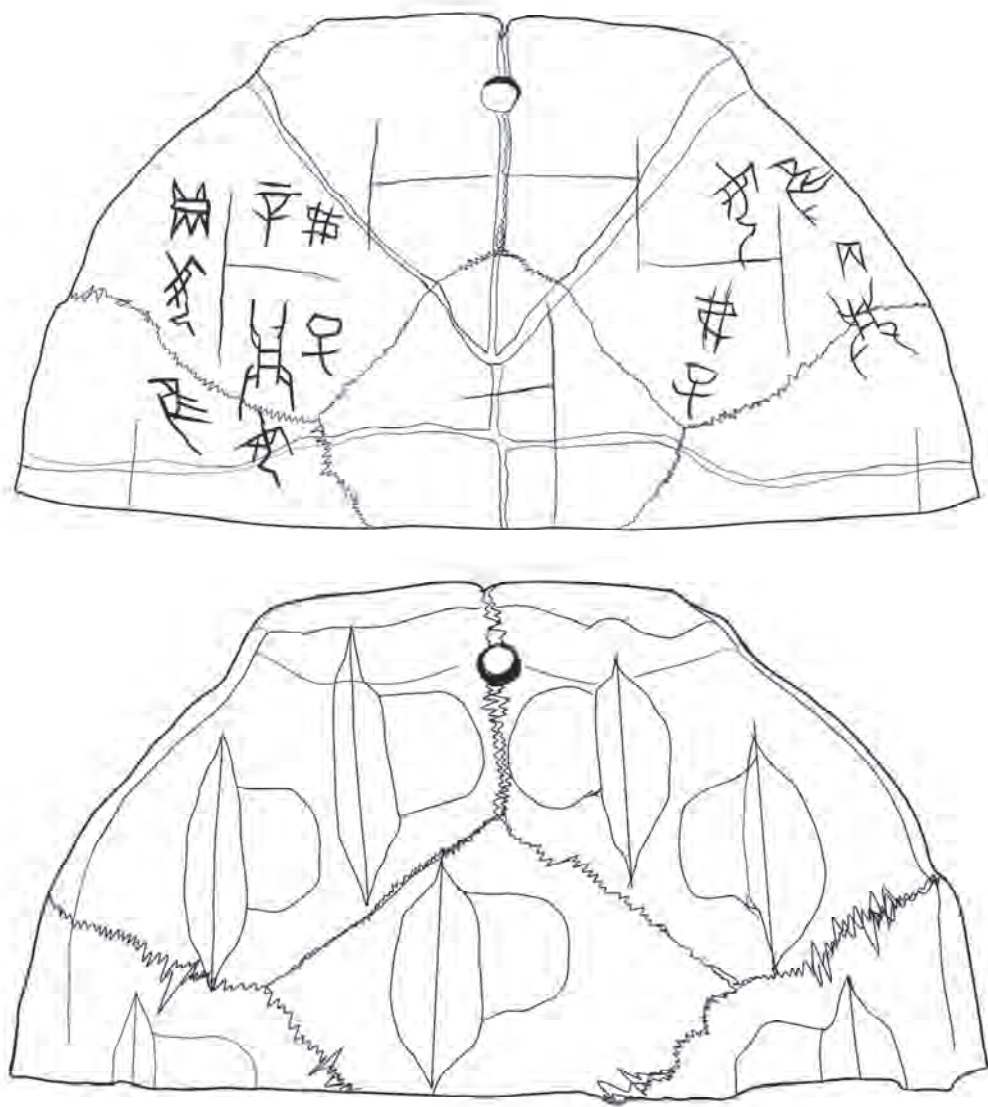
拙文得到了岳洪彬先生、蔣玉斌先生、趙鵬女士的指教，非常感謝！蔣玉斌先生又告訴我兩例有原鋸截邊且有穿孔的甲骨片：《合》20743（《乙》434）、《合》20982（《京》3100），補列於此，供讀者參考。

參考文獻

- 蔣玉斌：《殷墟子卜辭的整理與研究》，長春：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指導教師：林澐先生），2006年
- 姚 萱：《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卜辭的初步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06年
- 黃天樹：《黃天樹古文字論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年
- 裘錫圭：《裘錫圭學術文集（甲骨文卷）》，上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

²² 黃天樹先生曾指出這類甲骨穿孔現象，本文所舉的三片，黃先生都舉到了。見黃天樹：〈午組卜辭研究〉，該文發表於「甲骨文發現一百周年研討會」（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1998年），後收入《甲骨文發現一百周年研討會論文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9年），頁271；又收於《黃天樹古文字論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06年），頁1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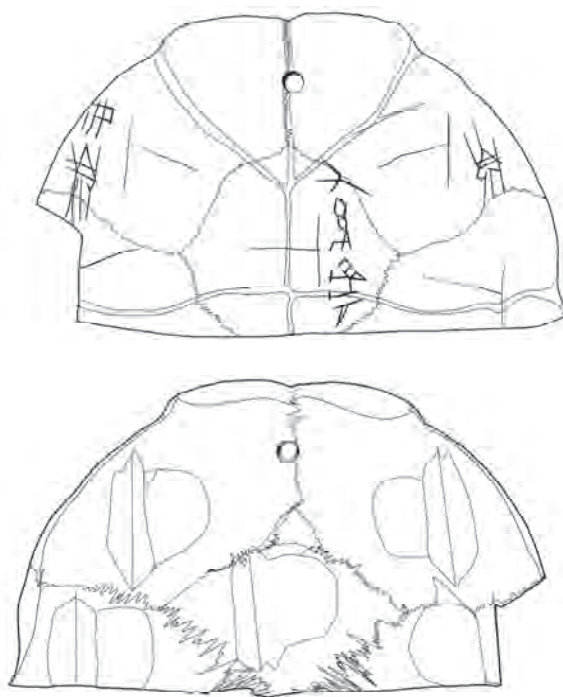
附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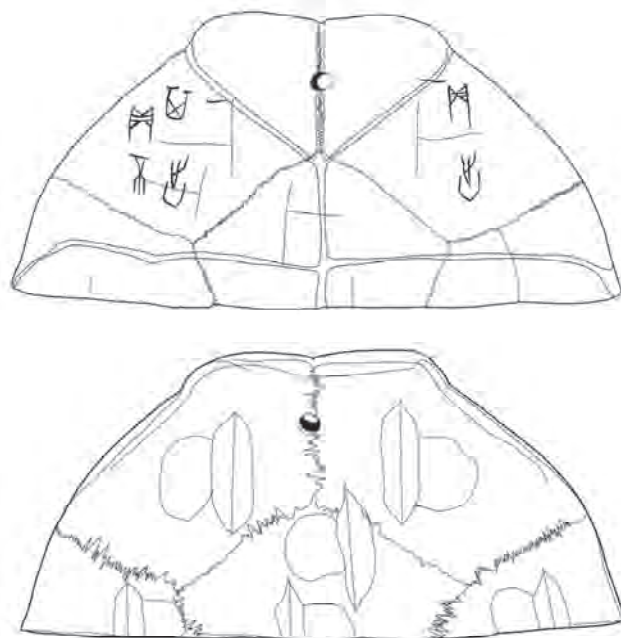
圖一 J2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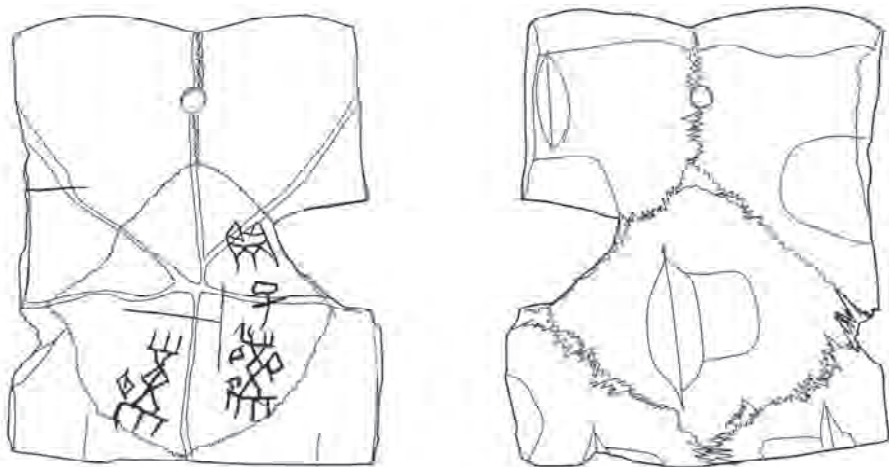
圖二 《合集》32923+340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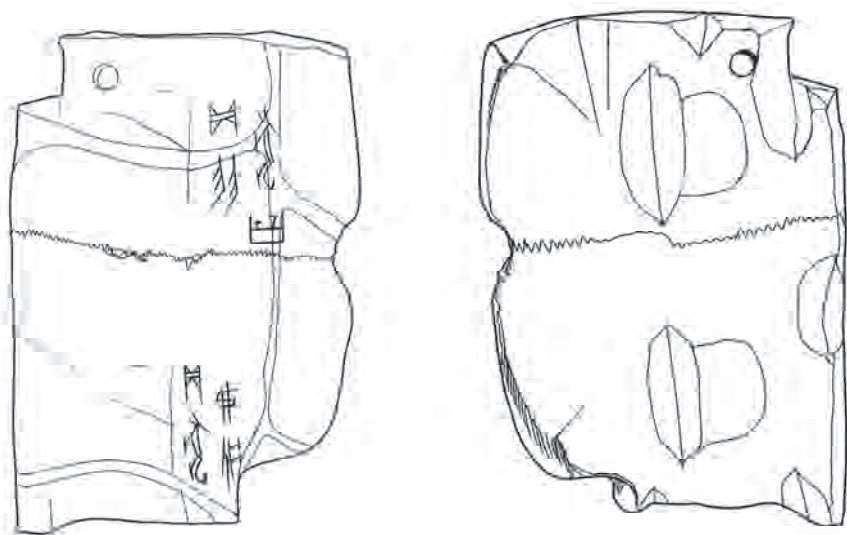
圖三 J25:11



圖四 J25:10



圖五 J25:9



圖六 J25:7



圖七 《合集》20505



圖八 《合集》20391



圖九 《京人》3145=《合集》20060